

向寒冷致敬

朱全弟

区有个征文活动年底截止,只有两天了。动笔之前,再次实地考察,寻找感觉,更在寻找提篮桥原住民的蛛丝马迹。

很遗憾,依旧阙如。下午3时半,离开,转而去鲁迅公园内尹奉吉烈士生平陈列室。也许,这一天太冷了,卖门票的人也不见了。我径直进去,一睹这个园中园的架构和风光。平时因为没进来竟然未发现:风景这边独好。一处冠以茶室的枕水建筑,向外一望,便是满湖秀色,十分幽雅。无数次从对岸看过来,中间有一座湖心岛,所以远观不能一览无余,仅有不起眼的角度,还似乎是陈旧了一些。这就叫做藏拙了。岂不闻“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;堆出于岸,流必湍之”。

园中园是个三面环水的小岛,曲径通幽,可以饱览岛外无边景色,里面还有一处“三味书屋”处,倘能沏茶静坐,是可以出诗成文的。

冷吗?当然。在一片水杉树林挺立的临湖木地板平台上,行行复行行,我索性在此打了一套水浪拳。还冷吗?早就冷了。我记忆中冷得打战是童年和少

年,特别是冬天下雨家中伞不够,贴着墙根上学去,破旧的套鞋湿了黏着袜子,那滋味,才叫一个冷。如今,天气再冷,家里有空调热水器,外出穿戴暖和保驾护航,哪里还有什么冷得过不去的日子?!

我心里有个想法,那就是提篮桥和虹口区原住民的史也应该有个容身之地,图片和实物,留下一点东西。他们是这一片土地上的主人。

至于寒冷,因为连续暖冬,我们与之睽别久矣,一旦邂逅,千万不要如临大敌。相反,应该一如过去,遇到下雪,几乎人人出去迎迓,堆雪人,打雪仗。寒冷还有一个最好的功效就是杀菌,瑞雪兆丰年,说的是庄稼地里的害虫被严寒冰冻杀死。

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之初,报上一则消息令人担忧:南极升温至18.3摄氏度。此后攀援至20摄氏度。1998年10月底,我第一次进藏采访,时任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司令员金毅明对我说,以前六月里在西藏还要穿棉袄,现在已经不需要了。过几天,也就是那一次,我和同行前去采访的赵春华兄,在当地公安局长和援藏干部的陪同下,一起到达了5200米的珠玛朗玛峰登山大本营,披着棉军大衣,仰望珠峰不觉其高,也不觉其冷。

庚子鼠年,几次降温都是第一天最冷,因为有大风,没风就是艳阳天。久违了!寒冷,出门,向你致敬。

的一幅画——《孤鸟图》。

《孤鸟图》画面构图极其简单:唯一枝一鸟而已,一枝一鸟,占据了画面的一半,其余部分,则由印章和题款补救之。枝,是枯枝,略弯曲,无根无基,破空而出,给人一种极强的突兀感;鸟,是一只黑鸟,孤独地独脚峭立枝头,脑袋微转,侧目斜望着下方,露出一只眼睛,似乎充满了恐惧和迷茫。

当然,八大的画重在写意,他所表达的,正是他的艺术精神:孤危的意识,孤独的精神,孤往的情怀——鸟栖一枝,达意,传情。

中国的许多画家,似乎都喜欢绘画“鸟栖于枝”的主题,而且,这“枝”还多半画成“枯枝”。

八大如此,八大之前的南宋画家李安忠,画有一幅《竹鸟图》,竹,只是衬托,那“鸟”却也是栖于一根荆棘枯枝之上;南宋马麟的《暮雪寒禽图》,那“寒禽”,亦是栖于枯枝之上;最有意思的是宋人崔白《寒雀图》:枯树一株,枝干铁黑,七八只麻雀,除一只振羽而飞外,其余麻雀,全然栖于枯枝之上。

或许,画家们当是有意将枝之“枯”,与鸟之“活”放在一起,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的,以便在死寂中,展现生机;在绝望中,展现希望——这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哲学信念,他们坚信:总会有个新的未来的,而且,未来还必定是美好的……

鸟栖一枝

路来森

闪电,给这个平静的日子留下几道亮丽而温暖的光芒。

有一次,我从一条叫做白浪河的河岸走过。举目望向河面,河面中间处,立着几根枯树枝,其中一根树枝上,竟然赫然栖落着一只鸟儿,是一只黑鸟,通体一黑。河面是冰,是洁白的冰,洁白的冰散发着洁白的的光芒,寒风瑟瑟,寒气凛凛,那只黑鸟,就成为这白色光芒中的一个黑色的亮点,看上去,是那么醒目,那么耀人。我被它的黑色震撼着,我觉得它此刻,是这个冬日里最明亮的光芒。

我站住了,站在河岸边,凝望着河中央的那只鸟儿。它就立在树枝的顶尖上,颤巍巍,仿佛随时都会掉落下来。但它却没有,它始终很怡然地立在枝头,或安静似眠,或扭头四望,或喳喳叫喊几声,在孤危的环境下,它彰显的是一种临危不惧的精神风范。

它是孤立的,但也是独立的,它的独立枝头,就是一种特立独行,它是一只超然于它鸟的非凡之鸟。

这很自然地,就让我想到了八大山人



传习基地曲悠扬

张金贵 摄

除了绿树,当然还有更多的风景。某天走得匆忙,猛抬头,见到远处的广电大楼掩映在一片湛蓝之中,天上有淡淡的微云,被东方的霞光染得有些金黄,空气澄清,吸口气,分明有股带着沁凉的香味,可能是香樟。这情景,令我一下想到郁达夫的《故都的秋》:“在皇城人海之中,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,早晨起来,泡一碗浓茶、向院子一坐,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,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。”我想,所谓碧绿的天色自然指湛蓝天空,更要紧的,是往院中一坐四顾眺望的那种感觉,所谓惊艳了时光,那种心灵瞬间被激活,瞬间得到释

山抹微云

杨福成

我不信佛,但总觉得万物之美之善是与佛心有关的。

就像刚才那只猫状的云和牛状的云跑到一起化为莲花一样,是世俗的心所不可理解和想象的。

画家画云,有工笔的祥云,泼墨的青云,最有趣最奇妙的当然是无需点滴之墨,只是用空白来代表云游万里了。

放的感觉,从来都是相通的。

这样的情景下,倘有空闲,又可学得周作人之妙趣。周作人在《喝茶》里说:“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,清泉绿茶,用素雅的陶瓷茶具,同二三人共饮,得半日之闲,可抵十年的尘梦。”究竟如何背景可抵十年尘梦,他没有明说,但从他的轻淡茶食主张里,尤其是品着江南茶馆里的干丝,于这冬日的时令最是相宜。你想,当晕黄的日光透过纸窗,照得古铜色的方桌一片温暖,屋里氤氲着袅袅茶香,时间都被慢慢地融化了,忍不住推开木窗,看到窗外的一丛冬青犹是通体碧绿,只是枝上绽开了粒粒红果,那是怎样的一种沉醉和欣喜?

什么都没有就是云,这与前些年网络流行的名句“神马都是浮云”有点契合。

再次想想躺在泰山脚下的那会儿,一开始看到的是云,后来就什么也看不到了。

不禁又想起小时候从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老僧,长长的睫毛遮住了他们半睁半闭的眼睛,他们看到了什么,又视而不见了什么?是云。

还是云。

喜欢云的,不仅是文人骚客,上周从唐山回来,拉我回家的出租司机在高架路上指着空中的一块云说,你看,你看多漂亮啊!

我抬眼一看,它像极了八大山人笔下

華亭風

陈佩峰 书

脚踏风琴里的旧时光

丘艳荣

晚风轻轻地吹着。天空,湛蓝湛蓝的,月亮,清朗清朗的,几朵云如白莲花一般开放在蓝蓝的天幕中。情不自禁哼起一首歌: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,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……

这是我曾经极爱弹奏的一首歌。用来奏响这首歌的曾经是一架脚踏风琴。年少的我往学校的音乐楼快步走去,像奔赴一场约会,匆匆的脚步按捺不住心底的期待,我要在属于自己的琴点与脚踏风琴相会。在琴前的椅子上坐下,将脚轻轻放到它的两个脚踏板上。揭开琴盖,两手在琴上跳跃,双脚交替地踏着踏板,嘴里轻轻唱着“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,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……”虽然是在白天,却感觉心里似乎有月亮升起。

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像一篇叙事性的散文诗,很美。而我喜欢上这首歌,却是因为学校里流传的一个美丽而略带着惊悚的故事。据说我们学校有一位师姐,人长得很美,琴弹得很好,歌也唱得很动听。她特别喜欢去琴室练琴唱歌。后来,因为情感问题跳楼自尽了。她生前最喜欢唱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》,有好事者说,好些夜深人静的夜晚,学校的琴房会突然响起伴着脚踏风琴的这首歌……

我从小就着迷《聊斋志异》的故事,像这种带着聊斋色彩的传说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。那个传说里的师姐,在我的想象里,一定是一个白衣胜雪、飘飘似仙,如诗如画的人儿,而她的歌声,一定是甜美而空灵的那种。于是,我就喜欢上了《听妈妈讲

我们小时候,没有玩具,但孩子们的乐趣一点都不少。各种各样的游戏,把童年的

日子一个个点亮。而很多游戏都是有季节性的,抽陀螺是属于冬天的游戏。大概因为冬天太沉闷安静了,需要什么声响来打破这种沉闷安静。于是,啪一声脆响,冬天就被陀螺抽响了。

想起那时候,天寒地冻,孩子们三五成群,围在一起抽陀螺。大家跟着小小的陀螺团团转,跑得满头大汗。加油声和喝彩声响在冬日的天空里,熟悉的一幕幕再次重现。

那时孩子们每人都有只陀螺。那种木陀螺很寻常,找一块被丢弃的木块儿,削成圆锥形,打磨一番,再在锥尖砸上一粒铁珠,一只陀螺就做好了。手巧的孩子做得精致些,像我这种粗手大手的人,做出来的陀螺也是笨拙的,不影响陀螺转起来就行。抽陀螺的游戏,玩起来可不管陀螺好不好看。我们的玩法非常简单,就是比谁的陀螺转得更久一些。用一根细绳当鞭子,在陀螺上绕几绕,然后突然出手,让陀螺转起来。观察陀螺转慢了,就啪一下抽上一鞭子,陀螺便又飞快地转起来。有时候,我们还会就地画一个大圈,陀螺只许在圈里转,出圈算输。伙伴们很认真地遵守游戏规则,因为旁边跟着一大帮拉拉队,他们除了喊加油还当裁判。

我小时候是孩子头,总是充当最重要的角色,一般都是抽陀螺的那个。而且我的技术娴熟,赢的时候多,得到了小伙伴们的青睐,所以自我感觉良好。我总结了,抽陀螺其实没什么技巧,跟着感觉走就行了,所谓熟能生巧。

助人就是回报

崔立

10岁的女儿说了个她帮助人的事。有一天,在楼下清洁工清扫地上的树叶时,突然下起了雨。她撑着伞拿了家里的雨披,主动送了过去。有点遗憾的是,那个女清洁工谢过了女儿,但没有收下雨披。女儿很有点挫败感地回到了家。

女儿不无委屈地和我说了这个事情,这也是她第一次这么主动地去帮助人,也是她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。可惜,却是被拒绝了。

我笑着聆听,也笑着给她讲我经历过的故事。

一次我在过马路,红灯前,一个老阿姨就站在我身旁,看起来瘦瘦的,步履有几分蹒跚。我走近她,说:“阿姨,需要我帮忙吗?”老阿姨似乎是没听见,没吭声。我又

的鱼,独自游在清澈的天空。

八大是云,鱼是云,云是云……

隔窗再望我的家后,刚刚下过雨,满山皆是云。

拿出笔,蘸点墨,在纸上画了个自己,不太像,又涂又抹,然后看看,却是一幅淡淡的——山抹微云。

那过去的事情》,弹着唱着,脑子里便幻化出一个美好而让人惋惜的女孩的形象。

毕业后,分配到一个乡村小学教语文兼音乐。学校有一台脚踏风琴。那个脚踏风琴是别的学校淘汰下来的,因为没有老师弹,所以一直放在杂物间,已经布满了灰尘。是我让这架琴重见天日。当我欣喜若狂地把琴身、琴盖和琴键擦干净后,迫不及待坐在凳子上弹起我最爱的曲子。琴太老了,有些漏风。可是聊胜于无。我时常下了班还留在学校,为的就是静享与风琴相伴的时光。手指在已经发黄的黑白琴键上游走,上下起落,时而轻唱,时而低吟。弹着弹着,我忽略了那吱吱嘎嘎的杂音,漏风的琴声似乎也带上了独特的风味。美妙的时光从指间缓缓流过,在琴声中流淌,串串跳跃的音符像一只只欢快的小鸟围绕在我的身边,我仿佛置身于森林中的鸟语花香间,接受音乐圣光的沐浴。常常是室内的光线暗了下来,我才想到该回家了。那时,忍不住想,就这样,一个乡村学校,一架脚踏风琴,终老,也未尝不可吧!

后来,调到了一所新的学校。新学校有电子琴,有电钢琴,还有专门的音乐室。脚踏风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,正如我曾经可以自如跑步、行走、踩单车和踩风琴踏板的健康的双脚也成为过去式一样。我不愿悲伤,因为我情愿铭记那些所有与脚踏风琴有关的美好往事。我相信苦难也是一种力量,因为生命就像跌宕起伏的音乐,有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”的恬静优美,也有“像狼一般嚎叫的冬天的风雪”的冷冽和肆虐。心中有暖,有美,有歌,何惧磨难?

即便去上学,我们也要把陀螺带到学校抽。下课铃声一响,我们就像书上写的那

样,“像离弦的箭一般飞快地跑出教室”。大家在操场上抽陀螺,一派热闹。抽陀螺的声音此起彼伏,操场上一派热闹。记得三年级的时候,学校来了一位男老师,那是我小学阶段遇到的唯一一位男老师。他特别喜欢跟我们一起抽陀螺,也因此跟学生们打成了一片。课堂上,他让我们写作文,说抽陀螺具备什么精神。那个年代,凡事都要总结归纳,升华到某个高度。我在课堂上说:“陀螺不知疲倦,永不停息,我们要学习陀螺这种精神!”同学们听了我的回答,都为我鼓掌。现在想来,陀螺不抽不转,也不是什么好的象征。我们当地把陀螺叫“懒老婆”,大概与这个意思有关吧。

有一年冬天,在外当兵的叔叔回来了,给我做了一只特别精致的陀螺。那只陀螺边缘雕刻了花纹,还涂上了红红的颜色,在一帮“土老帽”陀螺中显得比较大上。我如获至宝,天天带着它去跟小伙伴炫耀。

冬天一年年过去,我们在抽陀螺的脆响中长大了。被陀螺抽响的冬天,留下来缤纷的记忆。再后来,随着玩具的增多,陀螺逐渐退出了孩子们的世界。商店里有卖漂亮的七彩陀螺,但孩子们很少看,远不如我们曾经的“土老帽”陀螺受欢迎。

那天,我去公园跑步,突然听到啪一声脆响,扭身一看,是一位跟我年纪相仿的人在抽陀螺锻炼身体呢。我不觉笑了,喜欢抽陀螺的那帮孩子,已经步入中老年行列了。岁月老去,陀螺情结永远都不会老。

说了一句,老阿姨还是没什么反应。这个时候,绿灯已经亮起,老阿姨在迈开步时,有那么几分疑惑地瞅了我一眼,缓缓地自顾自地往前走。我瞬时有些明白,是不是我的普通话,还有我普通的穿着,使她误会了,以为我是个套近乎的骗子?我心里头有那么点不爽,后来想想,我就笑了。

还有一次,走在我前面的是一对母女,那个小姑娘的笔不小心滑落在了地上,我蹲下身捡起来,准备快走几步还给她们。谁知道,我刚蹲下身去捡,她们就停下脚步,转身,刚好看到我捡那支笔。然后,我把笔还给那个妈妈的手里,那个妈妈也没有说感谢的话儿,反而像看贼一样地看我。最后,这对母女不发一言地扬长而去。我心里头也有那么点不爽,后来想想,我又笑了。

哪怕如此,我还是帮到了许多人。

我帮助送快递的小哥捡起了他散落的包裹,小哥微笑着朝我致谢……

我帮助手上塞满东西的楼上陌生邻居扶住楼下的大铁门,邻居连连向我说谢谢……

我还帮助……

我感觉我很快乐,哪怕时不时地帮人被人误会,可那有什么关系呢?我本身就是为了助人,我助人了,我很享受自己这样行为。其实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和回报了。

话说完了,我微笑着看着女儿。

女儿紧绷的脸,在松开的同时绽开了笑意,像花儿一样美丽。

犹是经冬绿未销

张凌云

庚子年的冬天,天气出乎意料的寒冷。冷空气一拨接着一拨,全国多地遭遇多年未见的极寒天气,就是在温润的江南,最低气温也达到了接近零下10摄氏度,不过就在这寒意凛然的季节里,却有一道不变风景,不论天气如何变化,能让人感受到一种融融的暖意。

那是一条日日走过的上班路。两边都是长满大树的小区,有香樟、女贞、广玉兰,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杂树,在我的印象里,它们几乎终年常绿,伸过隔开它们的铁栅栏,在你的头顶遮蔽出一片翳翳绿荫。

说实话,置身于这样的氛围里,有时候,我非但没感觉到冬日的到来,反而感觉依然在夏天,准确地说,是初夏。每当穿行于这条绿色小径,特别是早晨的阳光筛过浓密的树影,留下一地斑驳时,我就感到时光就此停滞,停滞在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个清晨,眼前继而幻化出这样的画面,几位扎着长辫,着白色衬衫红格短裤的少女迎面走来,或是骑着自行车,一阵风从身边经过,一愣神,所有的人倏而不见,只留下依然一地斑驳的阔静。

这有些像电影镜头,或是小说里的描写,是的,日复一日的行走之间,我经常有这种创作的冲动,转而不想,就这样挺好,既然作品源于生活,那么保留生活的本真美,多一些遐想,何尝不是一种最好的创作呢?

那天下午,躺在泰山脚下的沙发上,看云悄悄地从窗边游过。

云的淡然和惬意是人类所不及的。

你看那状如虎、如牛、如狗、如猫的云,一朵朵都是那么的亲和温驯,一点也不龇牙咧嘴,也从不格斗厮杀。

它们会融合,甚至会你化为我,我化为你。

你看那只猫,一会儿就和牛跑到一起了,它们刚混到一块儿就各是各的模样,但顷刻间,就不见了各自的影子,而是化为一朵洁白无瑕的莲花。

在唐山写盗的时候,我不经意地就写了些关于云的诗句,还写了些关于佛的偈语。